

小白鸽遇险记



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11176182

小白鸽遇险记

盐城县业余文艺创作组编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：刘二刚 插图：盐城县工农兵文化宫
美术创作组

05462

小白鸽遇险记

盐城县业余文艺创作组编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盐城地区印刷厂印刷

1973年8月第1版

197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0,000册

书号 10100·058 每册 0.18元

128 / 142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的十一篇作品，比较生动地描写了少年们积极参加对敌斗争，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，热爱集体，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等方面的故事。作品塑造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，茁壮成长的少年们的鲜明形象，主题积极，题材多样，富有生活气息。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 录

号 角	马加鞭 (1)
一条红鲤鱼	尚庄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 (10)
小猎手	严 毅 (18)
小白鸽遇险记	钟兴兵 (30)
鹊孵鸡	马加鞭 (41)
新伙伴	楼王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 (50)
在轮船上	秦南文 (59)
迷人的鸭棚	马加鞭 (69)
哥哥和弟弟	曹 阳 (77)
两个小班长	陆顺英 (86)
小雨点	秦南文 (95)

号 角

马沟公社 马加鞭

八月的傍晚，天气还是挺热挺热的，拴在河边老杨树下一头暴性子的大白牛，烦躁地“哞哞”地叫着。

离老杨树不远，是一片碧绿的青草滩。一头膘肥体壮的小黑牛，正在“呼哧呼哧”地啃着青草，肚皮吃得饱饱的，就象一只大鼓。草滩里，一个虎头虎脑、粗壮结实的孩子，身穿短裤衩，皮肤晒得黑黝黝的，手里挥着镰刀，“嚓嚓嚓嚓”地割着草。身后跟着一个伙伴，头戴草帽，身背网包，把割好的青草收拢到一起。两人干得多起劲哪。

割草的名叫田大亮，他爸爸田正海是生产队长。大亮在村里小学读书，现在放暑假，帮助队里放牛割草。头戴草帽的名叫王小明，爸爸妈妈都在城里工作，他也生活在城里。田大亮是他的表哥。他这回应大亮哥的邀请，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，到乡下来过暑假。

田大亮和王小明同一个年龄：十二岁。同上一个年级：四年级。现在同睡一张床，同在一起放牛、割草，成了一对好伙伴。

今天，他俩又一同来放小黑牛，一同来割草。没一会，两人就割好一大堆青草了。

王小明听到“哞哞”的牛叫声，指着老杨树下的大白牛问：“大亮哥，那头牛怎不放到草滩里来吃草？”田大亮告诉他说：“那是南庄生产队的。嘿，这条牛呀，拖着三条石碾，还拉得团团转，一天能干两头牛的活计。”王小明吐了吐舌头说：“乖乖，这么凶呀！”田大亮停了一会：“不过，它也有缺点。”王小明奇怪地问：“牛也有缺点？”田大亮点点头：“脾气犷，好斗架，两条牛碰在一起，就要闯祸。”王小明又指着小黑牛问：“它斗得过大白牛吗？”田大亮摇摇头：“斗不过。”王小明心里有点不高兴：大亮哥挺能干，他放的牛，怎会没有大白牛凶呢？

田大亮往牛棚里送青草去了。王小明坐在草滩边，一边放牛，一边拿出一个红布袋，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雨花石，有红的，有花的，有圆的，有扁的，还有椭圆形的。他低着头正玩得高兴，忽然听得一阵得得得得急促的牛蹄声，只见拴在老杨树下的大

白牛，好象脱了缰的野马，向小黑牛猛冲过来。

一眨眼，大白牛和小黑牛打起架来了，头顶着头，角抵着角，谁也不让谁。王小明不停地嚷着：“滚，滚开！”可是大白牛一点也不听。他慌得没了主意，只是喊：“牛打架罗！牛打架罗！”刚刚把青草送回牛棚的田大亮，听到这喊声，飞一样地跑到草滩里，急忙抓住牛绳，一蹬跳到大白牛的背上。大白牛撇开小黑牛，又蹦又跳，想把他从背上摔下来。田大亮紧紧地勒住牛绳，大白牛翘起头来还想挣扎。这时候，生产队长田正海——田大亮的爸爸赶来了，社员们也都赶来了，一起拦住了大白牛。再一看，小黑牛的一只角，已被大白牛触断了。王小明拾起牛角，呆呆地楞住啦！

大伙儿围着小黑牛，议论纷纷。有的说南庄养了条大凶牛，叫人受害；有的要把小黑牛牵了送过去，叫南庄生产队赔牛；多数人不同意，认为要把事情查清楚再说。王小明气得捏起拳头，对着大白牛的屁股，正要一拳捶下去，田大亮连忙拦住说：“小明，你怎么生大白牛的气啦。”王小明看着小黑牛断了一只角，心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。

田大亮的爸爸，生产队长田正海，接过扣在大白

牛鼻樑上的繩子，左看右看，不象是掙斷的。大伙議論說，南莊生產隊飼養員趙大伯，是全公社有名的模範飼養員。他知道大白牛是條凶牛，平時拴得很緊，就是三條大白牛也掙不脫，從來沒有散過牛繩，也沒有闖過禍。今天怎會散了牛繩呢？田大亮也是越看越覺得奇怪，便接過小明手中的牛角問：“小明，你看見大白牛是怎么跑過來的？”王小明搖搖頭。田大亮又問：“你看見有人打老楊樹下走過嗎？”王小明又搖了搖頭，愣着答不出話來。因為他剛才低着頭，一個勁地玩弄着雨花石，什麼也沒有注意。田大亮轉身說：“爸爸，我到南莊生產隊去一下。”田正海說：“不，你把小黑牛牽回去上點藥，讓我去吧。”又對大伙說，“先別亂嚷嚷，等把事情問清楚再說吧。”說着牽着大白牛往南莊去了。

晚上，田大亮躺在床上，翻來復去睡不着覺。他在想：爸爸不是經常說，生產越忙越要抓階級鬥爭，形勢越好越要提高警惕嘛！他忽然想起幾天前“三歪嘴”經過草灘邊，一雙賊溜溜的眼睛老是盯着小黑牛轉，還招呼他說：“大亮，天氣怪熱的，到小河里洗個澡，涼快涼快吧！”這一次會不會是“三歪嘴”趁小明不注意的時候搞的鬼呢？大白牛脾氣暴，散了牛繩就

要闯祸，“三歪嘴”也是知道的啊！想到这里，他再也睡不着了，一骨碌翻身下了床，告诉他的伙伴说：“小明，我到南庄找爸爸去啦！”小明跟着坐起身说：“大亮哥，我俩一块去。”田大亮说：“小黑牛受了伤，明天还要起早割青草，你歇着吧！”说着一个人悄悄地走出了门。大亮到南庄生产队找到了爸爸，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田正海高兴地拍着大亮的头说：“大亮，你跟我想到一起啦！”

这时候，王小明躺在床上，半天没有睡着。大白牛和小黑牛斗架的事，老在他脑海里打架，心里越想越生气。他没有气大亮哥，也没有气小黑牛；他先是气南庄生产队的大白牛，接着气他自己：嗨，我要是象大亮哥那样勇敢，早抓住牛绳，骑上牛背，小黑牛的角就不会断掉一只啦。他气得在自己的腿上拍了一掌。

老半天，舅舅田正海没有回来，大亮哥也没有回来。他看看牛棚里，一闪一闪地亮着灯，便向牛棚走去。走到窗口踮脚一看，只见小黑牛那只受伤的角用白纱布裹着，大亮哥满脸汗水，手里拿着大芭蕉扇，围着小黑牛打转转，不停地给牛搧风赶蚊子。

往常，小黑牛都是睡在牛塘里过夜，滚一身稀泥

巴，蚊子叮不着。今天因为断了一只角，那套在硬角里长着的肉角，暴露了出来，如果不小心把它碰脏了就要发炎，所以不能下塘，只好歇在牛棚里。牛棚里也有蚊子，饲养员给赶了一阵，田大亮怕他累了，抢过芭蕉扇，正绕着牛使劲地搧着。

王小明知道，大亮哥多么爱队里的牛啊！他逢人就说：看，小黑牛是我们队里的手扶拖拉机，等到它长得又高又壮，就变成一台大拖拉机啦。他割草，挑挺嫩的；他喂水，舀挺清的。大热天放牛，他宁愿自己晒着，也要到塘里摘几片荷叶，在田埂边选几根又长又结实的巴根草当针线，缝件凉快衣裳，披在小黑牛身上挡太阳；如果歇在塘边，他停一会就往牛身上浇浇水。现在，小黑牛断了一只角，大亮哥心里不知有多难过哩！

王小明跑回去又拿了一把扇子，赶忙走进牛棚，和田大亮一起搧着风，搧得牛棚里凉爽爽的，蚊子被赶跑了，小黑牛也睡熟啦。

没一会，田正海从南庄生产队回来了，没坐下就拿起牛角说：“大亮，把这牛角筒做个号角。明晚在牛棚门前大场上召开批斗会，吹这号角，通知南庄生产队和咱村里人开会！”接着又回过头来说，“小明，你

一起参加。”小明“嗯”了一声，可一时摸不着头脑。田大亮气愤地问：“爸爸，是‘三歪嘴’搞的鬼，查清楚啦？”田正海说：“查清楚啦。”他又挥了挥手，“天不早了，你们快回家休息，小黑牛让我来照应吧。”

田大亮回到家里，并没有睡觉，点亮了小马灯，把牛角筒做成了一只号角，吹起来还响亮。王小明满心佩服大亮哥还有这一手。

田大亮拿着号角，擦着满脸的汗水问王小明：“你那袋雨花石呢？”王小明拿出红布袋，田大亮挑了一颗挺红挺红的石子问：“小明，你说这颜色怎么会红的？”王小明回答说：“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。”田大亮摸着石子说：“对，我爸爸常说，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雨花台的石子！为着劳动人民的解放，多少烈士英勇地牺牲啦！”王小明问：“大亮哥，你到过雨花台吗？”田大亮摇摇头说：“没到过，常常想去。”又说，“这袋雨花石，帮我进一步懂得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性！”他捏起拳头说，“小黑牛的一只角，就伤在阶级敌人手里！”接着，田大亮告诉王小明：南庄生产队有个“三歪嘴”，尽干坏事，因为贩卖耕牛，破坏集体生产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，被定为坏分子。这个坏蛋，梦想挑起南庄和北庄两个生产队的矛盾，

昨天偷偷解开拴在老杨树上的牛绳，让大白牛闯了这场祸。明天晚上两个生产队合起来开会，就是批斗“三歪嘴”！

王小明真没有想到，大白牛和小黑牛打架，原来是阶级敌人搞的鬼。怪不得大亮哥常说，放牛也要随时提高警惕。一只牛角，给他上了一堂多么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啊！

王小明随手拿起一根木棍，在空中挥了挥，说：“走，到南庄找‘三歪嘴’去。”田大亮拦住说：“别忙，明天批斗会上再跟他算账！”

田大亮拿出号角，递给王小明说：“这个给你吧。”王小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他两手不住地在衣服上擦着，然后郑重地把这只不平常的号角接在手里。田大亮高兴地说：“小明，我们要永远吹响向阶级敌人进攻的号角啊！”王小明点点头：“大亮哥，我一定记着。”接着拿出那袋雨花石说，“大亮哥，你也收着吧。”

第二天，牛棚门前的墙壁上，田大亮用雨花石嵌成十个大字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”这些大字红光闪闪，照得人们的心里亮堂堂的。

晚饭后，田大亮和王小明站在村头的高坡上，吹



起了响亮的号角，南庄和北庄生产队的大小、男男女女，向牛棚门前大场上涌去。

号角声声，随着阵阵晚风送向远方……

一条红鲤鱼

尚庄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

正逢星期天，队里一头下过十多窝小猪的老母猪，又下了一窝小猪。铁石头和牛小水早就商量好，要捉几条活蹦活跳的鲜鱼，给老母猪美美地煮上一锅透鲜透鲜的鱼汤，让它补补身体，再给队里下几窝小猪哩。

早晨，天才蒙蒙亮，两人到了小河边。牛小水抱着鱼网，一脚跨到船上；铁石头解开缆绳，用竹竿轻轻一点，小船漂向河心，双脚一蹬，燕子展翅似地飞到船头上，接着打起双桨，向荡边出发了。

要说撑船划桨，生长在水乡的铁石头，虽然才十三岁，可也有一手呀！你看他把着双桨，身子一前一后，两手一推一扳，船就象插上了翅膀，“泼刺泼刺”地在水面上直飞。夏天的早晨，河水冒着热气，拍拍的桨声，惊起满河熟睡的小虾，在水面上打着蹦蹦。

小船出了村，穿过老洼滩，行了五、六里路，铁石头把桨一扳，拐了个弯，驶进一条新开的小河里。他

们打这条河里走，还是第一次哩。

“泼刺——泼刺——”双桨卷起一个个浪花。忽然，一条红闪闪的大鱼，“呼”地一下飞出水面，在半空中翻了个筋斗，呼的一声，掉在小船头上。眼尖手快的牛小水一头扑过来，紧紧地把鱼抱在怀里，高兴得直叫：“红鲤鱼，红鲤鱼，一条好大的红鲤鱼啊！”



没等小船靠定，牛小水就抱着红鲤鱼跳上岸说：“石头哥，你把船划到荡里去吧。我把鱼送回去，给队里的老母猪做汤吃。”说完，抱着红鲤鱼就跑了。

铁石头划着桨，心里有些奇怪：河里哪来的红鲤

鱼呢？会不会是鱼塘里跑出来的？小船没行多远，只见河边站着一位老人，胸前飘着一把长长的胡须，正在往河里撒着什么。再抬头一看，河岸上插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大字：

河内养鱼，请勿捕捞。

——东风生产队

铁石头这才知道河里的鱼是放养的。他不由想起那天夜里的事：解放军拉练路过村里，有个叔叔，穿过密密的果树林，碰落了桃子，就把钱和桃子一起挂在树上，赔偿损失。铁石头心里一百个佩服：解放军叔叔执行革命纪律多自觉啊！这河里的鱼，是东风生产队放养的，可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呀！他立刻把小船靠了岸，拴在老杨树树下，拔腿往村里跑去。

牛小水拎着红鲤鱼，跑回养猪场。饲养员李三嫂正在称饲料，看到红鲤鱼，便说：“这条鱼倒不小，让我称称看有多重。”称过以后说，“三斤三两哩。”牛小水接过红鲤鱼，就忙着给老母猪做鱼汤了。

没一会，铁石头赶回养猪场，找到牛小水问：“那条红鲤鱼呢？”牛小水说：“早就迟好啦，马上下锅。”铁石头说：“嗨，坏啦！”牛小水说：“没坏，这鱼可新鲜